

《史记》校点发正

苏 芑

摘要: 本文针对中华书局整理本《史记》中存在的校点问题, 参照《史记》的其它传本, 结合有关资料, 撰成札记 20 则, 进行讨论辨正。

关键词: 《史记》; 校点; 发正

中图分类号: I2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10)01-0107-06

中华书局整理本《史记》自 1959 年问世以来, 流传广, 影响大, 是目前公认最为精善的《史记》版本。近来因为参加整理本的修订工程, 发现整理本的校点尚存值得商榷之处, 今列出 20 则, 参照《史记》的其它传本^①, 结合有关资料展开讨论辨正。

《史记》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

《正义》:《山海经》云:“黄帝令应龙攻蚩尤。蚩尤请风伯、雨师以从, 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 以止雨。雨止, 遂杀蚩尤。”(页 4, 此为中华书局 1982 年 11 月第 2 版, 2003 年 7 月北京第 18 次印刷的点校本《史记》页数, 下同)

按:“以从”当属下读, 作“以从大风雨”, “从”通“纵”。《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 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 蚩尤请风伯雨师, 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 雨止, 遂

杀蚩尤。”^②

从句式上看, “以从大风雨”和下文“以止雨”也正相对应。

中华书局本《后汉书·张衡传》“夫女魃北而应龙翔, 洪鼎声而军容息”李贤注:“《山海经》曰:‘蚩尤作兵伐黄帝, 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 蚩尤请风伯、雨师从, 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 雨止, 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 所居不雨。’”^③这里的“蚩尤请风伯、雨师从, 大风雨”, 标点亦误。

《史记》卷六 《秦始皇本纪》第六

《正义》:《括地志》云:“平舒故城在华州华阴县西北六里。《水经注》云‘渭水又东经平舒北, 城枕渭滨, 半破沦水, 南面通衢。昔秦之将亡也, 江神送璧于华阴平舒道, 即其处也’。”(页 260)

按:《校补》:“‘送’, 殿‘返’。”(页 192, 此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泂川资言考证, 水泽利忠校补的《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的页数, 下同)

今核殿本作“返”, 黄善夫本、评林本亦作“送”, 疑“送”是“返”字之误。其它文献的相关记载皆作“反”或“返”, 如:

(1)《后汉书·郡国志一》“镐在上林苑中”李贤注引孟康曰:“长安西南有镐池。秦始皇江神反璧曰:‘为吾遗镐池君’。”^④

(2)酈道元《水经注》:“渭水又东迳平舒城北, 城侧枕渭滨, 半破沦水, 南面通衢。昔秦始皇之将

① 文中所引《史记》“绍兴本”据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5 年影印南宋绍兴初杭州刻《集解》本, “蔡梦弼本”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乾道七年蔡梦弼东塾刻本, “耿秉本”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淳熙三年张杆桐川郡斋刻八年耿秉重修本, “黄善夫本”据日本汲古书院 1998 年影印的日本历史民俗博物馆藏南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刻本, “段子成本”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蒙古中统二年段子成刻明修本, “彭寅翁本”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至元二十五年彭寅翁崇道精舍刻本, “评林本”据《四库未收书辑刊》影印明万历四年刊凌志隆《史记评林》本, “单索隐本”据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明毛晋汲古阁刻《史记索隐》本, “殿本”据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二十五史》影印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刊本, “金陵书局本”据清同治五年金陵书局刊三家注合刻本。

收稿日期: 2009-10-19

作者简介: 苏芑 (1981—), 江苏徐州人,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献和中古写本文献研究。

② 袁珂《山海经校注》, 巴蜀书社, 1996 年, 第 490—491 页。

③ 范晔《后汉书》, 中华书局, 1965 年第 1 版, 2006 年 3 月北京第 11 次印刷, 第 1905 页。

④ 范晔《后汉书》, 中华书局, 第 3403 页。

亡也，江神素车白马，道华山下，返璧于华阴平舒道，曰：为遗镐池君。使者致之，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沉璧也。即江神返璧处也。”^①

(3)《太平御览》卷164《州郡部下·关西道·华州》：《水经》曰：“渭水东经平舒城，即江神返璧于华阴平舒道，遗镐池君之处也。”^②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

《索隐》：文颖曰：“在弘农县衡山岭，今移在谷城。”颜师古云：“今桃林县南有洪溜涧水，即古之函关。”（页311）

按：耿秉本、黄善夫本、彭寅翁本、评林本、单索隐本、殿本等均作“洪溜”，皆为“洪溜”之误。

颜师古云“桃林县南有洪溜涧水”语另见诸以下文献：

(1)《史记·高祖本纪》“可急使兵守函谷关”张守节《正义》引颜师古曰：“今桃林南有洪溜涧，古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西岸犹有旧关余迹。”（页364）

(2)《汉书·高帝纪》“可急使守函谷关”颜师古注：“今桃林县南有洪溜涧水，即古所谓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夹河之岸尚有旧关余迹焉。谷城即新安。”^③

(3)《汉书·陈胜项籍传》“拥雍州之地”颜师古注：“骹谓骹山，今陕县东二骹是也。函谓函谷，今桃林县南洪溜涧是也。”^④

参考以上异文，“洪溜”极有可能是“洪溜”之讹，但也存在“洪溜”不误，“洪溜”皆误的可能，我们通过寻求旁证材料，否定了这一可能的存在。

北宋王得臣《麈史·辨误》：“陕西灵宝县之西有涧曰‘洪溜’，自东南直注入西北，入于河，平时可涉，遇涨湍暴下，不可以舟。予预修本州岛役书，洪溜涧水手四，然不知其名之因也。比见《水经》，云‘按上洛有鸿胪围池，是水津渠口注，故谓斯川为鸿胪涧’，于是知洪溜，语之讹也。”^⑤

王得臣关于“洪溜”是“鸿胪”音讹的调查研究，虽然未必完全正确，但这则笔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北宋时期“洪溜”这一涧名依然存在。我们完全可以论定“洪溜”是“洪溜”的形讹。

《正义》：九江郡寿州也。楚考烈王二十二年，

自陈徙寿春，号云郢。（页333）

按：云，黄善夫本作“之”，彭寅翁本、评林本、殿本作“云”，疑“云”是“之”字形讹。《史记·货殖列传》“郢之后徙寿春”《正义》：“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陈徙都寿春，号之曰郢，故言‘郢之徙寿春’也。”（页3268）可为旁证。

“骏马名雅”《正义》音佳。顾野王云青白色也。

《释畜》云：“苍白杂毛，雅也。”（页334）

按：佳，黄善夫本、金陵书局本皆作“佳”，彭寅翁本作“佳”，评林本作“雅”。此处为释“雅”字音，“佳”是“佳”字讹误，“雅”亦误。《经典释文·毛诗音义》：“雅音佳，苍白杂毛曰雅。”^⑥可为旁证。色，疑为“毛”字形讹。《篆隶万象名义》：“雅，至维反。青白毛也。”^⑦《篆隶万象名义》是日本僧人空海节抄顾野王《玉篇》的典籍，与原本《玉篇》残卷收字、字次、避讳等皆相合，存顾野王《玉篇》之旧。《正义》下文言“苍白杂毛”，正与“青白毛”相应。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

《正义》：《陈留风俗传》云：“沛公起兵野战，丧皇妣于黄乡，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宫招幽魂，于是丹蛇在水自灑，躍入梓宫，其浴处有遗发，谥曰昭灵夫人。”（页342）

按：《校补》：“‘自灑躍入梓宫’，‘灑’，庆、彭、殿、韩‘洒’，‘躍’，庆‘濯’。”（页254）

“于是丹蛇在水自灑，躍入梓宫”，黄善夫本、彭寅翁本作“于是丹蛇在水自洒濯入梓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曾出版以黄善夫本（实际用的是百衲本《史记》）为底本的《史记》点校本，点校者为郭逸、郭曼，其中这一处相关内容作：“于是丹蛇在水自洒，（濯）[跃]入梓宫”^⑧，根据该书的体例看，点校者是认为黄善夫本有误，作了改动，因为是简体字排版，改动后的结果实际与中华书局本相同。我们认为，这处异文黄善夫本《史记》不误，中华书局点校本有误。

《陈留风俗传》该处异文在以下4处古书古注等相关文献中亦有保留：

(1)《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壬午，遣使者祠昭灵后于小黄园”下李贤等注引《陈留风俗传》：“沛公起兵野战，丧皇妣于黄乡。天下平定，乃使

① 酈道元注、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第466页。

② 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95年，第798页。

③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版，2002年11月北京第11次印刷，第25页。

④ 班固《汉书》，第1821页。

⑤ 王得臣《麈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2页。

⑥ 陆德明撰、黄焯汇校《经典释文汇校》，中华书局，2006年，第233页。

⑦ 吕浩《篆隶万象名义校释》，学林出版社，2007年，第366页。

⑧ 郭逸、郭曼标点《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36页。

使者以梓宫招魂幽野，于是丹蛇在水，自洒濯之，入于梓宫，其浴处有遗发，故谥曰昭灵夫人。”^①

(2)《后汉书·虞延传》“高帝母昭灵后园陵在焉”下李贤等注引《陈留风俗传》：“沛公起兵野战，丧皇妣于黄乡。天下平，乃使使者梓宫招魂幽野，有丹蛇在水，自洗濯，入于梓宫，其浴处仍有遗发，故谥曰昭灵夫人。因作园陵、寝殿、司马门、钟簏、卫守。”^②

(3)《太平御览》卷136引《陈留风俗传》：“沛公起兵野战，丧皇妣于黄乡。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宫招魂于幽野，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于梓宫，其浴处有遗发，故谥曰昭灵夫人。”^③

(4)《太平御览》卷934引《陈留风俗传》：“……沛公起兵野战，丧皇妣于黄乡。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宫招魂幽野，于是丹蛇在水自洗濯，入于梓宫，其浴处有遗发，故谥曰昭灵夫人。”^④

王叔岷《史记校证》根据以上第3处《太平御览》卷136和黄善夫本《史记》异文判断：“洒、灑正、假字，跃疑濯之误，或后人所改”。^⑤王先生的判断，“跃”为“濯”字之误，是正确的，但说“洒、灑正、假字”，其实亦可商榷。

“洒”和“灑”原本为二字。《说文·水部》：“洒，涤也。从水、西声。”“洒”即“洗”字。原本《玉篇》卷19：“洒，……《周易》：‘圣人以此洒心。’韩康伯注：‘洒濯其心也。’《毛诗》：‘洒爵奠斝。’……今并为洗字。”^⑥今本《周易·系辞》作“圣人以此洗心”，《诗经·大雅·行苇》作“洗爵奠斝”。而《说文·水部》：“灑，汛也。从水、麗声。”

又，“洒濯”、“洗濯”为“洗涤”义，习见于古文献，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毛诗·小雅·皇皇者华》孔颖达《正义》：“所御六辔，如污物之被洗濯，濡湿甚鲜泽矣。”《仪礼·特牲馈食礼》贾公彦《疏》：“凡洗濯，当告絜，不洗者，告具而已。”

可见，《陈留风俗传》的“洒濯”即“洗濯”，《后汉书·虞延传》李贤注、《太平御览》卷934的异文材料可资为证，作“灑”绝非《陈留风俗传》之旧，而是后世“洒”、“洗”混同，“洒”、“灑”混同的结果。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引文作“灑”

误，根据异文材料和文义判断，“濯”应是“濯”字之讹无疑，标点亦误，故此句当作“于是丹蛇在水，自洒濯，入梓宫”。

《正义》：《河图》云：“帝刘季口角戴胜，斗胸，龟背，龙股，长七尺八寸。”（页343）

按：“口角戴胜”，黄善夫本作“口角载胜”，彭寅翁本、评林本、殿本作“口角戴胜”。

“口角”，当是“日角”之讹。

日角，即额骨中央部分隆起，形状如日。旧时相术家认为是大贵之相，多用以描写帝王之相。《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正义》：“生日角龙颜，有景云之瑞，以土德王，故曰黄帝。”（页2）《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大口，隆准，日角。”李贤注引郑玄《尚书中候》注：“日角谓庭中骨起，状如日。”^⑦

又，《后汉书·班彪传》李贤注：“《河图》曰：‘帝刘季，日角戴胜，斗胸龙股，长七尺八寸。’”^⑧和张守节《正义》全同，“口角”作“日角”，可证《正义》“口”为“日”字之讹无疑。

“戴胜”，神话人物的服饰，戴玉琢之华胜。《山海经·西山经》：“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郭璞注：“胜，玉胜也。”又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所以黄善夫本“载胜”为讹字。

《正义》此段文字及标点当是：《河图》云：“帝刘季日角、戴胜、斗胸、龟背、龙股，长七尺八寸。”

《史记》卷九 《吕后本纪》第九

《索隐》：张晏云：“纪信子。”又晋灼云：“信被楚烧死，不见有后。按《功臣表》襄平侯纪通，父成以将军定三秦，死事，子侯。”（页409）

按：《校补》：“信被楚烧死，索、金陵同，各本‘楚烧’二字作‘焚’字。”（页284）

“楚烧”，今核耿秉本、黄善夫本、彭寅翁本、评林本、殿本作“焚”，单索隐本、金陵书局本作“楚烧”。疑此处原作“焚”，误为“楚”，后人又增补“烧”字。单索隐本已误，金陵书局本、中华书局本又袭此误。又，《汉书·高后纪》颜注引晋灼曰：“纪信焚死，不见其后。《功臣表》云纪通纪成之子，以成死事，故封侯。”^⑨此处颜注引“晋灼曰”当和司马贞《索隐》引文同出一处，亦可证作“楚烧”误。

《史记》卷十 《孝文本纪》第十

《索隐》：《汉官仪》云：“天子卤簿有大驾、法

① 范晔《后汉书》，第158页。

② 同上，第1152页。

③ 李昉等《太平御览》，第659页。

④ 同上，第4150页。

⑤ 王叔岷《史记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第296页。

⑥ 顾野王《玉篇》残卷，《续修四库全书》第22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50页。

⑦ 范晔《后汉书》，第1—2页。

⑧ 同上，第1337页。

⑨ 班固《汉书》，第103页。

驾。大驾公卿奉引，大将军参乘，属车八十一乘。法驾公卿不在卤簿中，惟京兆尹、执金吾、长安令奉引，侍中参乘，属车三十六乘也。”（页417）

按：《校补》：“索、金陵同，各本‘法驾’下有‘小驾’二字。”（页299）

“大驾、法驾”后，耿秉本、黄善夫本、彭寅翁本、评林本、殿本有“小驾”，单索隐本、金陵本无，当是有脱文，中华书局本沿袭了这处脱讹。

《后汉书·皇后纪下》李贤注引《汉官仪》曰：“天子车驾次第谓之卤簿。有大驾、法驾、小驾。大驾公卿奉引，大将军参乘，太仆御，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侍御史在左驾马，询问不法者。”^①与《索隐》引文当出自一处。

又，《三辅黄图》卷6：“卤簿，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有大驾，有法驾，有小驾。大驾则公卿奉引，大将军参乘，太仆御，属车八十一乘，作三行，尚书御史乘之。备千乘万骑出长安，出祠天于甘泉备之，百官有其仪注，名曰‘甘泉卤簿’。法驾京兆尹奉引，侍中参乘，奉车郎御，属车三十六乘。北郊明堂，则省副车。小驾祠宗庙用之。”^②

《史记》卷十一《孝景本纪》第十一

《正义》：辟，音壁。高祖孙，齐悼惠王子，故初侯，立十一年反。《括地志》云：“济南故城在淄川长山县西北三十里。”（页441）

按：《校补》：“‘川’，庆、彭、凌‘州’。”（页311）

淄川，今核黄善夫本、彭寅翁本、评林本作“淄州”，是，殿本、金陵书局本皆误“川”。《括地志》此文另见于以下文献：

（1）《史记·齐悼惠王世家》“割齐之济南郡”《正义》：《括地志》云：“济南故城在淄州长山县西北二十五里。”（页2000）

（2）《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戊寅，进幸济南”李贤注：“济南，县名，故城在今淄州长山县西北。”^③

《括地志》是唐代时期的一部大型地理著作，由唐初魏王李泰主修，萧德言等撰。李泰于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奏请修撰《括地志》，贞观十六年（642年）成书。

《旧唐书·地理志一》：“淄州上 隋齐郡之淄川县。武德元年，置淄州，领淄川、长白、莱芜三县。

六年，废长白、莱芜二县。八年，又以废邹州之长山、高苑、蒲台三县来属。天宝元年，复为淄川郡。乾元元年，复为淄州。”^④

《新唐书·地理志》：“淄州淄川郡，上。武德元年析齐州之淄川置。土贡：防风、理石。户四万二千七百三十七，口二十三万三千八百二十一。县四。淄川，长山，高苑，邹平。”^⑤

可见《括地志》所言“淄州长山县”的“淄州”当是领“长山”的郡名，不可能是“淄川”。且按李泰修撰《括地志》时代推算和《旧唐书·地理志》记载“长山”所属的“淄州”正相合。

《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第十二

《索隐》：《说文》：“掊，抱也。”（页465）

按：《校补》：“‘抱’，庆、殿‘把’。”（页332）“抱”，今核殿本作“把”，耿秉本、黄善夫本作“抱”，与中华书局本同。

“抱”实为“把”字之讹。“把”字小篆作“𢶏”，隶定后的楷书字形多与“抱”字近似，如：

（1）《碑别字新编》所收隋代《郭达墓志》“把”字作“把”^⑥；

（2）甘肃博物馆藏敦煌文献004-14《贤愚经》“把”字作“把”^⑦；

（3）浙藏敦煌文献026《黄仕强传》“把”字作“把”^⑧；

（4）天津市文物公司藏敦煌文献卷15号《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把”字作“把”^⑨。

大、小徐本《说文解字》皆作：“掊，把也。”慧琳《一切经音义》卷65“掊水”引《说文》亦作“掊，把也。”^⑩慧琳《一切经音义》卷43、56、58、65等引《通俗文》皆作：“手把曰掊。”^⑪可为旁证。

《史记》卷二十六《历书》第四

《集解》：瓚曰：“黄帝圣德，与虚合契，升龙登仙于天，故曰合而不死。题名宿度，候察进退，谓三辰之度，吉凶之验也。”《索隐》臣瓚云：“题名宿度，候察进退，以为吉凶之状，依文作解为得。”（页1261）

按：《校补》：“‘题名宿度，候察进退，以为吉

① 范晔《后汉书》，第442—443页。

②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2005年，第380页。

③ 范晔《后汉书》，第151页。

④ 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1454页。

⑤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994页。

⑥ 秦公《碑别字新编》，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9页。

⑦ 黄征《敦煌俗字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页，以上三字字形同出自此页。

⑧ 徐时仪《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59页。

⑨ 同上，第1264页、第1496页、第1538页、第1659页。

凶之状，依文作解为得’，耿、庆、中统、彭、凌、殿无‘题名’至‘依文作’十七字。”（页736）

自“臣瓚云”以下二十三字，今核黄善夫本、耿秉本、彭寅翁本、评林本、殿本等皆作“臣瓚解为得”。该句中“以为吉凶之状，依文作解为得”当是司马贞按语，非臣瓚语，标点有误。

此处《索隐》引臣瓚语不仅见于上文裴驷《集解》，在《汉书·律历志》颜师古注中亦有征引，作：“黄帝圣德，与神灵合契，升龙登仙，故曰合而不死。题名宿度，候察进退。”^①从这些与《索隐》同出一处的臣瓚语来看，“以为吉凶之状”正是司马贞对臣瓚语“谓三辰之度，吉凶之验也”的转述，我们可以断定“以为吉凶之状，依文作解为得”当是司马贞按语无疑，所以此处《索隐》标点当改作：臣瓚云：“题名宿度，候察进退。”以为吉凶之状，依文作解为得。

又，自“臣瓚云”以下二十三字，单索隐本亦有，可知诸本作“臣瓚解为得”当是《集解》、《索隐》合刻之后，删节《索隐》的结果。

《史记》卷二十七 《天官书》第五

《正义》：《说文》云：“輦，车轴端键也。两相穿背也。”（页1296）

按：“相穿”当是“穿相”误倒。黄善夫本、彭寅翁本、评林本、殿本等皆误。

《说文》：“輦，车轴端键也，两穿相背。”段玉裁注“两穿相背”：“据许说则每端为两穿，每穿键以一铁，两穿相对，故其字从舛。”^②“輦”，小篆字形作“輦”，“两穿相背”正是对“輦”字形体中上下两个“舛”的说解，如作“两相穿背”，则文义不通。

又，《通志》卷31《六书略》：“輦，《说文》：‘车轴端键也，两穿相背。’”^③《类篇》卷15：“輦，《说文》：‘车轴端键也，两穿相背。’”^④可为旁证。

《史记》卷四十三 《赵世家》第十三

《正义》《说文》云：“椽，榱也。屋椳之两头起者为荣也。”（页1801）

按：此处标点有误。《说文》：“椽，榱也。从木、彖声。”又，《说文》：“荣，桐木也。从木、荧省声。一曰：屋椳之两头起者为荣。”可见张守节《正义》引《说文》是分别释“椽”与“荣”之语，出自《说

文》的两个字头之下。这句《正义》文字标点当作：《说文》云：“椽，榱也”，“屋椳之两头起者为荣也”。

《史记》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索隐》：姚氏按：《释名》云“天子诸侯群妾以次进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说，故以丹注面目的为识，令女史见之”。（页2100）

按：《札记》：“疑有误字。今《释名》本作‘故以丹注面曰的灼然为识’。”（页483，此为中华书局1977年版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引争议札记》页数）

“目”当为“曰”字之讹。耿秉本、黄善夫本、彭寅翁本、评林本、单索隐本、殿本等皆误。“故以丹注面目的为识”断句亦有误。

《北堂书钞》卷135《的》：“‘以丹注面曰的。’《释名》曰：‘以丹注面曰的。’……进御者注面。又曰：‘以丹注面曰的。的，灼也。’此本天子诸侯有群妾者，以次进御。有月事，故注此于面，灼然为识也，女史见之。”^⑤

《太平御览》卷719《服用部》：“《释名》曰：‘以丹注面曰的。的，灼也。’此本天子诸侯有群妾者，以次进御。有月事者止不御，重不口说，故注此于面，灼然为识也。”^⑥

《集韵·锡韵》：“的，或作的。”《索隐》引《释名》“的”同“的”。参照《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的《释名》引文，可以断定《索隐》“故以丹注面目的为识”当作“故以丹注面曰的，的为识”。

《史记》卷八十四 《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正义》：《说文》云：“沅水出牂柯，东北流入江。湘水出零陵县阳海山，北入江。”（页2490）

按：《说文》：“沅，水，出牂柯故且兰，东北入江。从水、元声。”《说文》：“湘，水，出零陵阳海山，北入江。从水、相声。”

该段《正义》引《说文》是分别释“沅”、“湘”之语，标点当作：《说文》云：“沅，水，出牂柯，东北流入江”，“湘，水，出零陵县阳海山，北入江”。

《史记》卷八十七 《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索隐》：《说文》云：“甕，汲铍也。于贡反。缶，瓦器也，秦人鼓之以节乐。”（页2545）

按：《说文》：“甕，汲铍也。从缶、隹声。”《说文》：“缶，瓦器，……秦人鼓之以节调。”

可见，《索隐》引《说文》是分别释“甕”、“缶”之语，司马贞所见《说文》作“汲铍”义从“瓦”

① 班固《汉书》，第976页。

②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34页。

③ 郑樵《通志》，中华书局，1987年，第491页。

④ 司马光《类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91页。

⑤ 虞世南《北堂书钞》，《续修四库全书》第12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40页。

⑥ 李昉等《太平御览》，第3186页。

的“甕”字，不见于今大、小徐本《说文》。“于贡反”三字或是司马贞语，或司马贞所见《说文》版本字头之下原有反切注音，但不会是许慎《说文》的内容。该段《索隐》标点宜作：《说文》云：“甕，汲餅也”，于贡反。“缶，瓦器也，秦人鼓之以节乐”。

《史记》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索隐》：案：谓令从间道小路向前，望见陈余军营即住，仍须隐山自蔽，勿令赵军知也。草音蔽。蔽者，盖覆也。《楚汉春秋》作“卑山”，《汉书》作“筭山”。《说文》云“筭，蔽也，从竹卑声”。（页2616）

按：《说文》：“筭，箴筭也。从竹、卑声。”又，《说文》：“筭，蔽也。所以蔽甕底。从竹、畀声。”

疑《索隐》中的“筭”字皆是“算”形讹，“卑声”是“畀声”之讹。

“卑”、“畀”以及从此二字作为构件的字易发生讹混，又如“鼻”和“鼻”。颜元孙《干禄字书》：“鼻、鼻，上通、下正。”^①可见颜元孙生活的盛唐时期，从“卑”的“鼻”字已经是个通用字了。又，敦煌文献甘博003《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第五“堕阿鼻狱”的“鼻”写作“鼻”，S.76《食疗本草》“去鼻中息肉”的“鼻”写作“鼻”，^②皆从“卑”。

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韩彭英卢吴传》今作“葦山”，与《史记》同。疑司马贞所见《汉书》“葦山”原作“算山”，故下文申引《说文》“算”字释义，今《史记索隐》皆作“算”，可能是中古以后“算”、“算”字形混同的结果。

《史记》卷一百一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索隐》：韦昭曰：“臞，瘠也。”舍人云：“臞，瘦也。”《文子》云：“尧瘦臞。”（页3056）

按：《文子·自然》：“神农形悴，尧瘦臞，舜黧黑，禹胼胝……”^③《淮南子·修务训》亦有此语，作：“盖闻传书曰：‘神农憔悴，尧瘦臞，舜黧黑，禹胼胝。’”^④疑《索隐》引《文子》“瘦臞”二字误倒，耿秉本、黄善夫本、彭寅翁本、评林本、单索隐本、殿本皆误。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正义》：浮屠经云：“临儿国王生隐屠太子。父曰屠头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黄，发如青丝，乳有青色，爪赤如铜。始莫邪梦白象而孕，及生，从母右胁出。生有发，堕地能行七步。”（页3165）

按：此段“浮屠经”文字又见于《魏略·西戎传》，《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有所征

引，如下：

临儿国，《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屠头邪，母云莫邪。浮屠身服色黄，发青如青丝，乳青毛，龄赤如铜。始莫邪梦白象而孕，及生，从母左胁出，生而有结，堕地能行七步。^⑤

《通典》第193《边防》对此段“浮屠经”文字亦有征引，如下：

晋宋时《浮图经》云：“临倪国，其王生浮图太子也，父曰屠头耶，母曰莫耶。浮图身服色黄，发青如青丝。始莫耶梦白象始孕，及生，从母左胁出。生而有髻，堕地能行七步。”^⑥

参照这两处《浮屠经》引文，点校本《正义》有以下五处可商榷的地方：

第一，“浮屠经”三字不是泛指佛经，下文有详细的引文，这里“浮屠经”应该是有具体所指的书名，宜加书名号。

第二，“隐屠太子”，疑为“浮屠太子”之讹。

“隐”字草书字形和“浮”近似。王羲之《远近清和帖》“此间民愚智长叹，乃亦无所隐”的“隐”字写成“𠂔”^⑦，怀素《大草千字文》“仁慈隐恻”的“隐”字作“𠂔”^⑧。

第三，“父曰屠头邪”的“屠”字，疑为“屠”字之讹。“屠头邪”，对应的梵文用拉丁文转写作Śuddhodana，亦音译作“首图驮那”，后通译作“净饭王”或“白净王”，相传为释迦摩尼的父亲，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国王。若译作“屠头邪”与梵文读音相去甚远。

第四，“母曰莫邪屠。身色黄”，断句有误，“屠”字当属下读，作“母曰莫邪。屠身色黄”，疑“屠”字前脱“浮”字。“莫邪”，对应的梵文用拉丁文转写作mayā，意为“幻”，后通译作“摩耶”，佛经习见，相传为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王后，释迦摩尼的生母。

第五，“乳有青色”，疑“乳”为“毛孔”的讹字，“乳”和“毛孔”上下连写近似。据《大智度论》等记载，佛陀生有“三十二相”，即三十二种与生俱来不同凡俗的体态特征，其中有“一孔一毛生相”，

（下转第106页）

① 颜元孙《干禄字书》，《丛书集成初编》第1064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22页。

② 黄征《敦煌俗字典》，第16页。

③ 王利器《文子疏义》，中华书局，2000年，第372页。

④ 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2006年，第1321页。

⑤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2000年，第859页。

⑥ 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4年，第1040页。

⑦ 该字形引自“书画纵横论坛”所载王羲之《远近清和帖》图版，网址：

<http://bbs.8mhh.com/viewthread.php?tid=9292&highlight=%D4%B6%BD%FC%C7%E5%BA%CD>

⑧ 该字形引自“书画纵横论坛”所载怀素《大草千字文》图版，网址：

<http://bbs.8mhh.com/viewthread.php?tid=49997&extra=&highlight=%B4%F3%B2%DD%C7%A7%D7%D6%CE%C4&page=2>

批评观,但正如四库馆臣所谓“总集之作,多以论定”,诸多编纂目的、编选标准,限制了选诗的范围。同时,唐前总集,大多规模较小。所有这些,均使总集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了存录作品的本质功能。

另一方面,初唐人编纂大型通代总集如《文馆词林》、《芳林要览》等,其由多人编纂、规模巨大。虽然达到了存录诗文的目的,然而,总集选本的批评价值又略嫌未足。到朱尊度《群书丽藻》,编纂家持有个性化的选学观、诗文批评观,将存录作品与选本的批评功能结合,此表明唐人编纂总集

经验更加丰富、编纂方法进一步完善。

至宋以后,《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大型总集的编纂,其继承了初唐以来存录作品的编纂观。同时,吴说《古今绝句》、真德秀《文章正宗》、方回《瀛奎律髓》等,则继承《文章流别集》、《文选》、《诗苑英华》以来的融汇编纂家选学观与诗文批评观的选本编纂思想。而《古今岁时杂咏》、《乐府诗集》等总集,其不仅具有存录作品的目的,亦包含的选编家的批评智慧,很明显,这和《群书丽藻》的选学观是相通的。

Discussion on *QunShuLiZao*

LU Yan-xin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300071, China)

Abstract: *QunShuLiZao* is a large literature collection edited in WuDai Dynasty. There are lots of different recordation about its editor, volume number, etc. To compare some general collection edited by Tang's scholars, we believe Zhuzun-du himself edited *QunShuLiZao* with a personal style. *QunShuLiZao* hold a high value not only in document in Tang Dynasty, but also in history of literature electing in china.

Key words: *QunShuLiZao*; Literature collection; Discussion

(责任编辑:石磊)

(上接第 112 页)

讲到佛陀毛孔生青色,柔软右旋,“毛孔(乳)有青色”正是对这一体貌特征的描述,而“乳有青色”

并不见于佛经资料记载。疑《三国志》裴注引文“乳青毛”亦误,且“色”误“毛”。

Discussion on Checking and Punctuating Problems in *ShiJi*

SU Peng

(Chinese Literature Colleg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4,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based on many versions of *Shiji* and other materials, discusses the checking and punctuating problems in *Shiji* published by Zhonghua publishing house, with 20 notes proposed.

Key words: *ShiJi* (史记); checking and punctuating problems; discussion

(责任编辑:黄云鹤)